

● 一朵白蔷薇
● 绮色佳
● 力构小窗随笔

● 花光和雪光
● 海恋
● 腊八粥



冰心作品集

冰心作品集

冰心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志灵
封面设计:杰 图

冰心作品集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33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587-345-3/I·322 定价:24.00 元

目 录

散 文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	(3)
“无限之生”的界线	(8)
我	(12)
晨报……学生……劳动者	(13)
五月一号	(14)
石像	(17)
宇宙的爱	(18)
山中杂感	(20)
问答词	(21)
一朵白蔷薇	(23)
梦	(24)
笑	(26)
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28)
除夕	(31)
往事（一）	(33)
到青龙桥去	(52)
好梦	(57)

忆淑敏	(60)
往事 (二)	(64)
绮色佳	(90)
寻常百姓	(92)
新年试笔	(95)
二老财	(97)
胰皂泡	(102)
一日的春光	(105)
记萨镇冰先生	(108)
摆龙门阵	(114)
默庐试笔	(117)
力构小窗随笔	(121)
力构小窗	(121)
探病	(123)
做梦	(125)
悼沈骊英女士	(128)
我的童年	(132)
我的良友	(137)
无家乐	(146)
给日本的女性	(150)
丢不掉的珍宝	(153)
归来以后	(157)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159)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163)
献给北京——我的母亲	(166)
悼靳以	(169)
樱花赞	(172)
一只木屐	(176)

尼罗河上的春天	(178)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184)
花光和雪光	(186)
海恋	(188)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192)
老舍和孩子们	(197)
腊八粥	(202)
我的故乡	(204)
我的童年	(212)
等待	(222)
童年杂忆	(225)
我到了北京	(233)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238)
绿的歌	(240)
我入了贝满中斋	(242)
我的大学生涯	(249)
在美留学的三年	(258)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264)
霞	(269)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271)
漫谈集句	(274)
悼丁玲	(277)
记富奶奶	(279)
忆天翼	(284)
一代的崇高女性	(287)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289)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297)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310)

我的一天	(313)
我的三个弟弟	(316)
悼念梁实秋先生	(324)
忆许地山先生	(327)
一代伟大的女性	(330)
病榻呓语	(333)
记老友沙汀	(335)
怀念郭小川	(337)
我梦中的小翠鸟	(340)
话说君子兰	(341)
我的家在哪里?	(342)
我家的精品	(344)

杂 感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347)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349)
怎样补救我们四围干燥的空气?	(355)
法律以外的自由	(357)
论“文学批评”	(359)
论文学复古	(361)
回忆“五四”	(365)
谈巴金的《随想录》	(369)
我请求	(373)
无士则如何	(376)
从评价《群言》说起	(379)

创作谈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383)
文学家的造就	(386)
文艺丛谈	(391)
提笔以前怎样安放你自己？	(393)
中国新诗的将来	(395)
试谈短篇小说	(401)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402)
关于散文	(406)
我看见了陶渊明	(408)
《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	(410)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421)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	(424)
漫谈散文	(426)
我与散文	(427)
人世才人粲若花	(429)
话说“相思”	(433)
话说短文	(436)
《关于女人》是怎样写出来的？	(437)
我看小说的时候	(439)

序跋

《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发刊词	(443)
《繁星》自序	(444)
《同级录》序	(445)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447)
《先知》序	(449)
《冰心全集》自序	(451)
《关于女人》后记	(462)
《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466)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468)
《吉檀迦利》译者前记	(470)
1956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472)
《小桔灯》初版后记	(479)
《拾穗小札》序	(481)
《小桔灯》新版后记	(482)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儿童文学剧本选》序言	(484)
《记事珠》自序	(491)
《冰心选集》序	(492)
《先知·沙与沫》译本新序	(493)
《冰心文集》序	(494)
《垂柳集》序	(495)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497)
《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501)
序台湾版《浪迹人生——萧乾传》	(503)

興寧縣立女子學校紀念會志

散文

興寧縣立女子學校紀念會志

興寧縣立女子學校紀念會志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

民国九年三月十五号早晨。我照常上学，走到校门口，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都挂上了新匾额，黑板金字，十分辉煌，板上都用黄纸蒙着，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中央的横额是写的“燕京大学”，两旁的直匾，是英汉各一的“女校文理科”。我忽然忆起今天便是我们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开会的日期，我们对于这匾额，实在有无限的喜悦，无限的希望，但是——我们朝夕瞻仰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匾额，却已寂然无声，烟消火灭的过去了。当此时事变迁，新陈代谢的时候，我们自然不应当恋旧拒新，然而我们“末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神龙出没的旧匾额，却也不能不低徊感慨呵！

那天的天气，十分的清和，日暖花香，好像是因为我们的大会，天公特意作美似的。两座校门和墙上，都挂着中英美的国旗，通道的两旁排列着盆花，望过去如云如锦。礼堂里也扎满了花草，悬着“燕京大学”的校旗，也有长方形的，也有三角形的，都极其美观，显出那新鲜活泼的气象。我们观看之下，又想起我们的旧校旗来了；往常我们校旗每逢开会的时候，都是一幅高悬，临风招展，今日却不知卷置何所了。我正在凝想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位同学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匾额，也摘下来了，我们的校旗也卷起来了，我们的校歌，也没有再唱的时候了。虽然麦科长说过，‘我们校园里一切的更变，不过如同孩童入学，一

定要改了乳名，另换学名，并不是说就弃了乳名，正是表明我们的程度提高了。’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些凄感。”我不禁暗暗点头。可见触目惊心，人人同慨，龚定庵先生有几句诗说：“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泪如雪，人生思幼日。”便是我们那时的景象了。

午后一点半钟的时候，男校的学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都聚在礼堂的右边——就是理论教室的廊子上——教员们都在院子里，预备招待来宾，手里拿着秩序单，三三五五的聚谈。这时渐渐的来了许多的两校的毕业生，和中西的宾客。两点半钟的时候，男女学员，都在这琴韵铮铮里，排着队入堂就席，将两旁的座位都坐满了。

那天教职员和名界代表的演说，真是美不胜收；我便选择那精彩扼要的言词，大意记在下面：

司徒校长说开会词和欢迎麦博士及女校词以后，就有诚冠怡女士述女校历史——诚女士是协和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又在英国研究了几年的教育；回国以后，便在母校里担任教授——她说的大意：协和女子大学的雏形，便是贝满女子中学，是一千九百零五年以后，由各公会组织的，以后便渐渐的成立了协和女子大学，设有本科四年，理化科、师范科、幼稚科，课程很是完备，这却不能不归功于麦科长了……学校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学员，本校成立之初，学员不过只有四位，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倍了……本校的一切事务，多半是由学员自理的，他们所办的事务，为：（一）“半日学校”，系教授附近的贫儿，使得普通知识；经费一切，都由学员自筹；（二）“游乐园”，教授附近贫儿，做正当有益的游戏；（三）“注音字母学校，教授不识字的妇女，得日用的知识，可以读书阅报。还有和别的团体合办的事，如：（一）与男女青年会合办的“地方服务团”；（二）与北京女学界合办的“平民职业学校”。这不过是在校学员的成绩，至于出校的毕业

生，他们所做的振兴教育，服务社会的事，都是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也不必再赘了。以后又有博晨光硕士述男校的历史：我们现在如同是站在河岸上，看着两股支河，缓缓的流在一处，但是其中一股的支河，却又是由几小小的河，合流而成的……就是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合成的；现在我们又和协和女子大学合办，我们对于这合流的大河，却不能没有希望啊！

女校歌咏队唱过歌之后，麦科长站起来报告美国人士对于两校合并的论调说：“美国人士对两校合并的办法，有两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守旧的国吗？’‘中国学生的程度到了吗？’以我看来，从去年‘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是一日千里；可见中国并不是一个守旧的国，而且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更是可以惊世界，泣鬼神的，以上的两个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因此美国人士都表示赞成的态度……我想我们的成效总要过于我们所盼望的。”

司徒雷登校长，接着提到燕京大学将来的希望，他说：“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第二就是现在男女两校的校舍，都太嫌狭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当二十世纪的初叶又在中国人民生机蓬勃的时候，我校的发达，是在人意中的，因此更有新校舍的必要；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的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一方面。……第四便是希望我校的学员，出校以后，都做国家社会里中坚的人物，以所得的学问，改造中国。我想这希望必不至成为幻想。”

男校歌咏队，唱完了歌，有教育部参事邓芝园先生的祝词，大意是说：“鄙人在教育界里办事，有十几年的工夫，深觉得中国的学校，有男女合校的必要，……去年才由全国教育会，通过了男女合校的议案，但是也不能强迫各省奉行……现在有贵校首先起来，解决教育和社会上最扼要的关键，真是一件可钦佩可贺

祝的盛举，我想将来闻风而起来的，一定是很多。因此鄙人不但自理想的实现而且恭祝贵校前途万岁。”

北京女学界代表毛太太的演说，非常的精彩。大意是说：“世界上有三位名人；都是有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就是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和孔子……现在我国所以衰弱的原因，都是因为政界中人，大半以权利为前提，没有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但是近来国中，渐渐的有各团体的联合……现在燕京男女大学的合并，正是表出这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这是我们应当赞美祝贺的。”

大名鼎鼎的蔡子民先生，北京男学界的代表，出现在讲台之上，他博得全堂人士的精神贯注。他的祝词大意：“有人写信来问我说，‘北京大学有无女禁？’我回信说，‘北京大学本来没有女禁。’因为男女本来是应当受平等教育的，只因为每年没有女生来报考，因此就没有女生，……现在已经有了几位旁听的女生，仍是有些界限，……以后但有女生来校投考，仍是一样的试验，一样的录取。”（以下的话，因为我的座位，离着讲台稍远一点，以致听不清楚，没有记下，真是遗憾。）

刘芳牧师代表北京基督教各团体致词：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造成男女青年完全之人格，也必先有合宜的学校，青年是要为社会人群造幸福的，所以学校要培养青年的“真我”与“真人”；贵校的职教员，都是热心的基督教徒，不但引导各学员，在学术上进步，也必是培养其“真我”“真人”，为全国男女合校的好模范，这样——直接受益的是国家，间接受益的便是教会了。

我们所引领翘企的杜威博士，却因事不能到会；司徒校长替他传语道歉的时候，我们不禁都显出怅惘的神色。

以下便是本校男女学生代表的欢言，男校的代表于振周君，和女校代表钱中慧君，都说得极好，大意都是表明合校的欢乐，和共勉前途的话。此后有全校歌咏队唱歌，唱的时候，来宾都起

立示敬。——我们的歌谱是中国的，声韵极其悠扬，歌词是男校学员杨文周君编的。——唱过校歌，司徒校长便请来宾赠言，有教育部的签事陈颂华先生说：“男女合校有什么可庆贺的呢？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只因中国数千年来，将男女的界限，分的极清，所以合校的事，便成了破天荒的盛举了，……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基督教是充满了这样的社会思想……将来基督教布满了中国，中国一定是有盼望的。”

本校音乐教员苏女士作乐，接着司徒校长致谢来宾，以后就闭会了。来宾和教职员，学员，都退出礼堂，用过茶点，撮了影，我们的盛会，便告了终结。

这是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经过的情形，也是燕京大学开宗明义的纪念日子，我记了下来，表明我对于过去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感吊，对于将来的“燕京大学”的希望；最后的话就是恭祝我们燕京大学万岁万岁！

“无限之生”的界线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刻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

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悚惧；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一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